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研究

邓丽姝

摘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夯实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的内在本质。在内在机制上，科技创新通过生产要素、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创新体系四个维度来推动产业创新，同时产业创新又强化了对科技创新全方位的应用支撑和需求拉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效融合互动，赋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个维度以新的内涵特征。我国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方面进行了丰富的实践探索，面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统筹推进高质量科技创新策源、产业链创新链耦合、创新主体培育、场景创新驱动、产业跨界融合，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效能。

关键词：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5) 01-0019-0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作为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安排。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夯实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的内在本质，赋能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支撑力。

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内在机制上，科技创新引领推动产业创新

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夯实了创新动力和组织机制支撑。一方面，科技创新通过生产要素、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创新体系四个维度推动产业创新。生产要素维度，数据赋能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培育高端生产要素，促进突破规模报酬递减规律，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和要素生产率；产业组织维度，数字科技推动产生新型产业组织、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共享化成为产业组织发展趋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创新外溢与协作效应增强，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运行效率提高；产业结构维度，数实融合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线，主导产业创新迭代，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产生乘数倍

增效效应,赋能提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实现价值链升级,产业体系结构效益持续提升;创新体系维度,“数据+算力+算法”成为创新生态系统运行主要驱动力,创新范式实现数智化变革升级,创新要素、主体、组织配置优化,推动创新网络和创新体系效能持续提高。另一方面,在科技创新推动下,产业创新实现质效升级,同时强化了对科技创新全方位的应用支撑和需求拉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有效融合互动,赋予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的内涵特征,进一步增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创新动力(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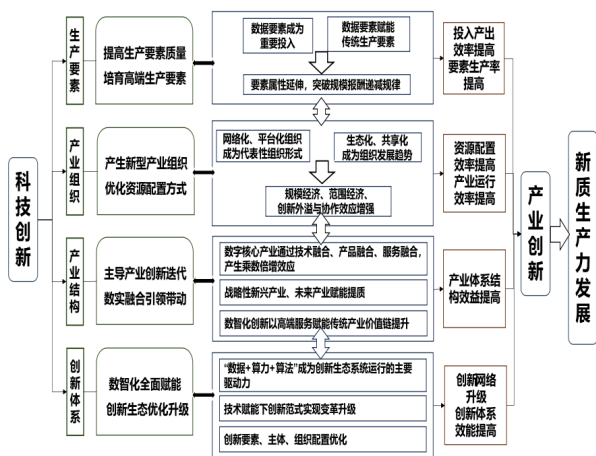


图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

由于数字科技日益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导性、通用性的创新力量,因此数字经济领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主要阵地。数字经济促进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融合双轮驱动生产力变革形成的具有新技术突破、新要素组合、新生产方式的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条件下,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能够有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数字科技赋能生产力各要素。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增强生产力各要素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形成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结构的系统性重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技术推动形成赋能千行百业的新型生产工具,新型数据基础设施为生产高效运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2. 数智化要素组合创新和生产函数重构赋能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是组合生产力,强调以数据要素为主导、数据赋能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功能。核心企业通过数据要素融合的场景创建、技术创新、价值共创、生态共融,形成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生态飞轮。数字核心产业与建立在技术融合、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基础上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数智融合型生产函数,促进数据、算力、算法、信息、平台、系统等核心要素的有效组合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推动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扩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效提升。

3. 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位数智化升级赋能新质生产力。以数字科技为主导的创新引领支撑产业发展智能化、产业体系融合化、产业结构高端化的演进升级,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竞争力提升。一方面,建立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融合基础上,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流通方式进行深度嵌入和改造,推进先进制造业、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支柱产业数智化升级。随着产业数字化升级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数实深度融合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产业体系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实现迭代升级。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集群和具有先发优势的未來产业,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载体支撑;同时,建立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新业态新模式基础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竞争优势。

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

(一) 深入推进科技自主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深化完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应用研究一体化推进机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条件下,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科学发现迅速转化为新技术,科技创

新与产业应用几乎是同步进行,基础研究只有进入科技创新体系并与新技术孵化相融合,产生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推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场景等环节融合互动、紧密衔接。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在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重点领域,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打造数字科技创新政策矩阵,夯实支持数字科技创新发展政策的“四梁八柱”。全面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行动,坚持以基础研究带动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夯实关键核心技术根基。推动组织机制创新,新型研发机构成为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新生力量。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行动计划,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突破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瓶颈制约。集成电路产业领域,在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机制实施路径,建立“大线出题,小线答题”“研发迭代+规模量产”的“1+1”创新模式,探索了面向量产需求推动技术快速研发迭代的产研深度融合模式;深入推进实施高精尖产业强链工程,优化以领军企业为引领的创新模式,通过“揭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开展技术研发;加强研发制造融合,推进自主可控产品技术国产化进程。

增强企业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中的创新主体地位。头部平台企业是产业创新技术的主要推动者和前沿技术的引领者,在研发投入、创新决策、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头部平台企业以科技创新为原动力,依托平台整合创新资源,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和大中小企业实现融通创新,构建全产业链创新生态。支持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国产化创新联合体,通过揭榜挂帅凝聚优势创新资源,加强创新突破,推动重点企业开展下一代国产AI芯片研发和国产深度学习框架优化适配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培育在细分领域具有自主创新优势、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其进一步做强做精。

前瞻布局未来科技,打造未来产业先发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理论创新,以企业为主体

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孵化培育了一批具有自主创新成果的创新型企业,形成一批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创新和应用赋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先导区。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加快落地应用,赋能效应初步显现,以DeepSeek等大模型企业为代表,全面实施开源模式,加强算法优化和推理能力提升,降低算力成本,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在医疗、金融等垂直领域深度应用,基于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创新生态,开拓了适合我国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重塑大模型全球竞争格局。

(二)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仍然存在短板弱项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产业自主可控根基不牢。没有基础理论突破和革命性的基础技术发明,就不会有重大原创成果的产生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没有形成国际领先优势,数字科技原始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体系和基础理论的有效支撑。尚未形成支撑细分领域的全链条系统研发创新,亟需加强系统能力建设。

产业链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在重点领域,技术突破面临先行者的生态壁垒、技术标准和专利高墙,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例如,集成电路领域,芯片设计底层技术IP核、EDA软件等基础软件和操作系统,大多由国外授权,依赖跨国公司产品;主要设备、关键材料等基础元器件依赖进口,基础软件操作系统被跨国公司垄断。互联网3.0领域,在内容制作工具、渲染引擎、高性能芯片、传感器等核心软硬件方面,不能支撑自主创新产品发展。算法方面,高价值专利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国产替代缺乏有效战略统筹,创新体系效能有待提升。一方面,面向国产替代的协同创新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对于面临“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供需双方开展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和有效组织模式,

仍然需要深入探索,在工业软件、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等领域国产化生态培育仍然存在堵点难点,缺乏战略安排和统筹推进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培育国产替代生态的重要力量,头部平台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头部平台企业基于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带动大中小企业实现融通创新和应用,是实现国产替代的必由之路。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日益加剧,如果头部企业不能加强基础研发和应用研究并快速实现成果转化赋能,不能有效带动自主创新生态网络建设,则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创新生态不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程度不足。创新主体尚未形成有效组织和系统合力,创新链与产业链不能有效匹配、形成融合互动,创新生态不完全适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例如,人工智能领域,根据对样本企业的分析,应用层专利数占比最高其次是技术层,基础层占比最低,表明技术积累以技术层和应用层为主,基础研发创新不足。集成电路领域,设计、制造、封测环节不能有效配合,缺少能够有效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平台;针对设计企业的技术服务平台尤其仿真、测试工具和试流片平台欠缺。

三、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思考

面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效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战略层面,要统筹推进高质量科技创新策源、产业链创新链耦合、创新主体培育、场景创新驱动、产业跨界融合,培育融合创新引领的创新体系、产业结构、产业组织、要素体系,夯实技术根基、载体支撑和机制途径,全方位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一)加强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供给,夯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根基

面向日益严峻的国际科技竞争和战略博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自主创新突破,实施非对称竞争战略,加快推进产出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推进实施国产替代战略,以科技安全维护产业安全,构筑数字经济竞争新优势。

1.结合创新比较优势,构建非对称竞争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分类分层差异化攻关。对于目前处于领跑的技术如5G、千兆光网等,推动与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科技形成融合创新与应用,带动新技术交叉突破和群体迭代升级;加快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巩固新赛道新领域先发优势。对于目前处于并跑的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自动驾驶等技术,依托规模市场和数据支撑、应用场景优势,加强场景驱动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持续推进产业赋能,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以产业创新支撑科技创新。对于目前处于跟跑的“卡脖子”技术,如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操作系统、集成电路领域技术,深入推进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探索有效的市场机制与创新模式,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关;加强国产替代进程,推进自主创新技术在本土应用中迭代升级,形成“技术—产业—市场”良性互动。

2.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实现机制与模式,推进“卡脖子”技术攻关。发挥创新资源集聚、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制度先发优势,央地协同、政企协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实现路径创新。一方面,统筹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开展有组织科研。聚焦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推动科技领军企业、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优化治理机制,通过共同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方式,加强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形成数字科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相互促进、迭代升级。另一方面,加强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组织实施,形成对“卡脖子”技术攻关的系统支撑。创新组织实施机制与模式,组织调动各类创新资源,创新研发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加强系统性技术研发与技术集成,实现整合式创新。明确技术应用与产业化目标任务,加强重大工程科技研发创新与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深度融合,与区域产业创新重大发展战略等进行精准对接,推动创新成果与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迭代,实现技术原创与产业创新应用的相互支撑。

3.深化数字前沿科技的创新应用,以颠覆性创新来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换道布局、弯道超车。

加强通用技术创新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深度赋能,通过对传统技术路线的颠覆性创新升级,开辟自主可控的技术融合创新路线,实现战略新兴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范式转换和模式升级。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领军企业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等环节关键企业,协同开展技术融合创新,形成技术封锁之外的竞争性技术路线落地应用与推广。

(二)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互动,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效支撑

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体系化融合的主线和基本框架。一方面,两者融合互动能够促进产业创新组织和结构优化,推动形成国产替代的创新生态;另一方面,能够实现以产业创新需求带动创新链整合能力和组织效率提升,以创新链效能提升推动实现产业创新自主可控。

1. 围绕数智融合产业链部署数字技术创新链,围绕数字技术创新链布局数智融合产业链,建设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创新体系。聚焦“数据+算力+算法”,促进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创新与全面赋能,打造面向行业发展的数字化集成解决方案,实现全周期的智能控制、智能服务和智能决策。同时,推动数据链与产业链有效互动。构建涵盖数据确权定价、流通交易、开放共享、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全环节的数据链,促进数据、技术、资本、算法、系统、平台、功能等关键要素深度耦合,以技术和要素协同融合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2. 聚焦重点突破领域,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和国产替代生态培育。面向被“卡脖子”领域关键产品和技术,如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加强统筹谋划,协同布局,以产业链创新链强链补链为主线完善产业生态。加强芯片与算法、整机、应用、系统架构的协同优化,促进国产软硬件协同创新,通过软硬件适配迭代,提升国产芯片创新性能。在集成电路领域,依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统筹推进操作系统、开源生态、指令级架构等整体软硬件系统和用户生态。加强配套政策支持,推动国产替代产品和本地

化应用推广。

3. 围绕产业链加强创新链各环节协同发展,基于创新链实现整合创新,加强科技创新链协同布局。以应用层技术优势为基础,带动对技术层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层底层技术的研发布局,推动应用层创新企业与技术层、基础层创新企业共同开展研发攻关,以产业应用技术带动底层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形成产业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底层技术的有效迭代升级。面向应用需求,加强前沿基础理论突破、专用芯片研发、开源算法平台构建,实现芯片、算法、平台、应用、生态协同创新。依托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等重点产业集群,建设机制灵活、支撑力强的开放创新平台,培育基础软硬件和垂直业务软硬件协同创新生态。

(三) 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导作用,打造数字企业集群,培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主体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组织基础在企业,企业是联结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对接的核心主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求确立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发挥主导作用。标志在于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领军企业和以中央企业等为代表的“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的链长”。

1. 提升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创新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组织形式。聚焦高精尖产业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支持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协同创新攻关。加强高能级产业创新联合体自身建设,支持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等重点任务,面向“卡脖子”产业创新需求开展原始创新与自主创新攻关,取得一批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2. 分类施策,培育优势企业梯队。支持全球标杆企业牵头建设全球开放创新网络,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助力我国在新领域新赛道构筑竞争新优势;推动全国标杆企业引领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在国内打造优势产业链创新链，构建自主创新生态；深耕细分领域，进一步做强做优，带动形成优势产业集群。支持数字基础技术标杆企业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快原创性关键性技术突破和产业化；支持数字平台标杆企业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向产业互联网发展模式拓展升级；支持数字赋能标杆企业加强对服务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渗透；支持新模式新应用标杆企业加快场景开拓与应用对接，探索有效盈利模式。

3. 提升领军企业产业生态主导能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一方面，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推动龙头骨干企业开放创新资源、应用场景和技术需求，发挥产业链融通带动作用，打造资源共享、创新协同、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圈。另一方面，在新领域新赛道细分领域，培育创新性强、成长性好、盈利模式优化的“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完善创新型孵化培育体系，加强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四）加强场景创新驱动，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生态

场景创新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桥梁和纽带，场景创新驱动是数字科技创新的重要特征。以场景创新推动市场创新，将海量数据优势、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转化为自主创新内在驱动力，加强科技应用融合与创新，推动科技自主创新、产业创新和场景创新形成良性互动。

1. 培育数字融合应用生态系统。面向技术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深入挖掘市场应用潜力，加强场景创新与示范应用。凝练数字科技融合应用场景，建立典型场景资源库，打造数字化应用典型案例，实现“场景建设—产业融合—产业创新—示范推广”良性循环。以场景建设和创新应用，支撑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自主创新和迭代升级；以底层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共性技术的垂直行业创新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2. 加强数字化场景创新和技术应用，带动国产科技创新成果应用验证与迭代升级，提升技术

供给和场景需求互动演进的持续创新力。面向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高精尖产业升级、企业创新转型，建设典型应用场景和标杆应用工程，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应用，加强数字科技赋能城市、产业、生活。聚焦5G、人工智能大模型、互联网3.0、区块链、量子信息、云计算等重点领域，推动场景创新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相互促进，构建场景驱动的创新生态系统。充分发挥领军企业场景重要组织者作用，以场景创新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打造底层技术、创新平台、领军企业为主线的场景驱动的产业创新。以核心典型场景为核心，聚焦产业发展难点堵点，凝聚创新资源，深入引领重点数字科技领域开源开放式创新，建设全球创新合作机制，加强全球数字科技领域创新者和创新企业的开放合作。

（五）加强产业跨界融合，夯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载体

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融合基础上，数智化产业跨界融合与创新，推动数字核心主导产业的赋能联动效应以乘数倍增速度外溢和扩散至整体产业体系，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协同融合发展，推动建设创新融合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效互动夯实了融合载体。

1. 加强数字核心产业发展先导区建设，助力数字核心产业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发展。在改革试验示范区加强制度先行先试，构筑“数据+算力+算法”的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集聚优势，促进数据链全方位开放，以算法搭建共享平台，以算力支撑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网络化协同和深度融合机制，形成从基础支撑层到核心技术层再到应用场景层的互联互通生态网络体系。推动产业发展、平台组织、技术创新形成协同联动，行业龙头企业、平台企业、数字技术企业协同创新，形成国产自主可控软硬件产品与服务的融合发展，打造数字化产业自主创新生态。探索新的研发创新模式，巩固数字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根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赋能和深度融合，推动研发范式迭代升级，构筑未来产业创新优势。

2. 加强数字核心技术和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赋能。一方面，以产业互联网推动生产方

式和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发展模式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升级,支持引导龙头平台企业向产业互联网拓展升级;推动产业互联网向产业发展全方位渗透融合,拓展产业升级应用场景,依托工业互联网,加强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升级,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另一方面,将未来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极发展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未来产业与高精尖产业基于价值链创新链形成深度融合,以未来产业带动高精尖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以高精尖产业支撑未来产业创新集聚发展。

3. 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迭代,叠加相应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布局,建设自主创新数字产业体系。发挥科技服务网络优势,优化产业创新生态,加快推进创新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以人工智能、未来互联网、量子信息、区块链、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形成先发优势。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接续迭代,推动未来产业尽快发展成为起到广泛战略引领作用的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未来产业蓬勃兴起。

参考文献:

- [1] 余江,陈凤,郭玥.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全球新一代光刻系统的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39(7).
- [2] 贺德方,陈涛等.科技活动全链条政策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4,(6).
- [3] 李钢,王琦.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J].行政管理改革,2024,(4).
- [4]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59(3).
- [5] 眭纪刚等编著.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143-156.
- [6]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
- [7] 郭晗,侯雪花.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西安财经大

学学报,2024,37(1).

[8] 彭绪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发展路径与关键着力点[J].经济纵横,2024,(3).

[9] 李伟.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理论逻辑、发达国家战略部署及我国应对[J].中国软科学,2023,(5).

[10] 周文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理据、优势与进路[J].技术经济,2024,43(4).

[11] 翟绪权,夏鑫雨.数字经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构成与实践路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12] 任保平,王子月.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6).

[13] 崔云.数字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探析[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8(12).

[14] 欧阳日辉,刘昱宏.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融入制造业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40016.001>.

[15] 范德志,于水.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理、实践基础与政策路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1).

[16] 任保平,豆渊博.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的多维转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4(1).

[17] 焦方义,张东超.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理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7(1).

[18] 荆文君,刘倩等.数字技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种改进的“技术—经济”分析范式[J].电子政务,2023,(10).

作者:邓丽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

责任编辑:钟晓媚